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寶應運河

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注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此邗溝水改道由白馬湖之始

案建安以前邗溝水由東道博芝湖至射陽入淮建
安以後改由西道白馬湖亦至射陽入淮

詳見江都高郵運河

白馬湖屬寶應而酈注言山陽白馬湖者道元北魏人時白馬湖屬山陽故言山陽白馬湖也寶應在兩

揚州水道記

卷四

欲寡過齋校刊

漢為平安縣地舊唐書地理志寶應漢平安縣是也
在梁為安宜縣南齊書州郡志陽平郡領縣四泰清
永陽安宜豐國寄治山陽隋書地理志云江都郡安
宜縣梁置陽平郡及東莞郡開皇初郡廢又廢石鼈
縣入焉有白馬湖新唐書地理志楚州寶應縣本安
宜上元三年以獲定國寶更名通典亦云安宜縣本
漢平安縣地方輿紀要安宜故城在縣西南
謂今寶應縣之西南
也漢縣治此一統志安宜舊在寶應西南漢置平
安縣晉廢太平寰宇記云安宜溪在縣界古安宜邑
因此溪為名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並云安宜溪在

縣西南六十里紀要又云唐初始遷今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

平安故城在今縣治西南六十里梁安宜縣亦治此
新唐書杜伏威傳大業十二年伏威轉剽淮南攻安
宜屠之安宜舊治自伏威屠後城邑邱墟故唐初遷
今治今治即漢白田為安宜勝地唐李嘉祐送皇甫
冉往安宜詩江皋盡日惟煙水君向白田何日歸楚
地蒹葭連海迴隋朝楊柳映隄稀津樓故肆生荒草
山館空城閉落暉若問行人與征戰使君雙淚自沾
衣故肆空城即指安宜舊治兵燹之後滿目淒涼不
勝禾黍秋風之感唐初遷今治信矣據諸書言之寶應在漢為平安縣

南齊安宜寄治山陽蕭梁安宜移治漢之平安城唐
初始徙今治肅宗上元改名寶應隸于楚州此寶應
沿革之大較也惟寶應與射陽山陽犬牙相錯省立
不常兼或僑置易于淆惑今博稽史志細為分析俾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二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讀史者有所考焉前漢地理志廣陵國領縣四廣陵
江都高郵平安而臨淮郡領縣二十九淮浦盱眙射
陽鹽瀆淮陰等縣屬焉是平安屬廣陵國射陽屬臨
淮郡不相雜也後漢郡國志廣陵郡領十一城射陽
故屬臨淮今改屬廣陵與前漢異而廣陵江都平安
高郵四縣仍屬廣陵與前漢同後漢書臧洪傳廣陵
射陽人也唐章懷太子注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
宜縣東即今縣治據已徙之安宜言也江南通志揚州府志並云寶
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射陽故城是也其北齊所
置之射陽在鹽城縣非此地方輿紀要射陽城在鹽城西九十里劉寶楠寶

應圖經云隋志鹽城後齊置射陽郡陳改曰鹽城唐志本漢鹽瀆縣地隋末韋徹据其地置射州及射陽安樂新安三縣武德七年廢是鹽城之射陽故城始置于齊復置于隋其非漢射陽審矣劉昭後

漢書郡國志注于射陽下云有梁湖又引地道記曰

有博支湖嘉靖維揚志云梁湖在射陽湖北博支湖

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是今寶應縣東南及東北境

皆漢射陽地也而安宜故城即漢之平安城在今縣

西南六十里則今寶應西境為漢之平安縣也前漢

書地理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射陽即

射陽縣也以縣統湖射陽在前漢屬臨淮不屬廣陵

博支湖亦屬射陽不屬平安則射陽湖亦屬射陽不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

屬平安矣

廣陵厲王胥傳傳相勝之奏奪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閻氏若璩以射陂即白水

塘固非太平寰宇記通鑑地理通釋並云射陽湖即射陂案射陂若即射陽湖當屬臨淮不屬廣陵非勝

之所得奏奪也射陂或別是一地闕疑可耳兩漢廣陵郡俱治廣陵後漢

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魏吳

交爭之際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見吳志孫韶傳

又宋書州郡志云江淮為爭戰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射陽海陵高郵江都三國時廢晉武

帝太康元年既平吳後立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與海

陵廣陵鹽瀆淮浦江都八縣又立臨淮郡統縣十盱

眙高郵等縣屬焉而無平安故一統志謂平安為晉

廢也宋書州郡志云太康三年廣陵太守治淮陰故

城後又治射陽江左治廣陵

廣陵郡徙治淮陰在太康三年方輿紀要謂魏

時徙治淮陰非也

案太康元年立廣陵郡已有淮陰縣而宋

書州郡志云廣陵太守治淮陰故城者沈約作宋書

在蕭齊時淮陰已無實土故謂太康時廣陵所治之

淮陰為故城也晉書地理志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

陵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

後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義熙七年又分

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宋書州郡志云海陵太守

晉安帝分廣陵立

海陵本屬廣陵安帝于廣陵分出立為郡統建陵寧海如皋臨江蒲

壽臨澤等六縣而海陵舊縣則仍屬廣陵

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真過齋校刊

分廣陵立

云土斷者山陽本屬兗州安帝時兗州久陷至是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領縣

四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鹽城令舊

曰鹽瀆晉安帝更名東城令晉安帝立左鄉令晉安

帝立太平寰宇記山陽縣晉義熙元年省射陽縣置

山陽郡屬徐州又立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

山陽因名郡寰宇記又云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

宋書郡國志並記云安帝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

沈約宋書

無此文沈書每引何徐州郡志寰宇記所引或何徐書也云郡國志者謂齊永明郡國志也沈書亦嘗引之則是義熙之時已省射陽而別立山陽自是山陽

著而射陽微或疑劉宋猶有射陽至南齊始僑立江

南案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縣七海西射陽廣陵

誤增廣字陵當作凌志云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案前漢志泗水國有凌縣南齊書正作凌淮浦

淮陰東陽長樂志又云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下邳之

淮南為臨淮郡治盱眙江左僑立晉書地理志元帝渡江之後分武進

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是臨淮郡于元帝時已僑立江南臨淮郡屬南徐州時

南徐州治京口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京都指建康

則臨淮郡所屬之七縣亦僑寄可知其南沛廣陵海

陵山陽盱眙鍾離割屬南兗廣陵為南兗州刺史治

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陸一百八十廣陵太守亦治廣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五 欲寫過齊校刊

陵領縣四即廣陵海陵高郵江都是也而射陽則無

實土故與淮陰淮浦僑寄江南南齊書州郡志南徐

州鎮京口有南東海郡晉陵郡義興郡南琅琊郡晉

陵義興皆舊郡南東海僑治丹徒南琅琊徙置白下

二郡雖僑置而尚有實土又有臨淮淮陵等十二郡

志於臨淮郡下云自此以下郡無實土臨淮郡所領

之六縣海西射陽凌淮陰東陽淮浦與宋書同唯省

去長樂耳宋書于臨淮太守下明云江左僑立則臨

淮郡所屬之射陽亦僑寄而無實土可知不得謂宋

時尚有射陽縣也蓋自義熙立山陽郡縣而射陽之

舊縣遂廢矣山陽本義熙置故南齊州郡志云晉明
帝太寧三年郗鑒為兗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兗
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元以桓宏為青州鎮廣陵
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
民表云此番十載覺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
疆諸戍不聞雞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
口長民之鎮山陽在義熙二年時山陽已立而孔衍
為王敦所惡太興二年敦出衍為廣陵太守時人為
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
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六

欲實過齋校刊

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孔衍傳海西公太和四年九月桓

溫軍敗于枋頭十一月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

中桓溫傳安帝元興二年桓元入京師劉敬宣渡江奔

廣陵與廣陵相高雅之等俱奔洛陽還据山陽又與

雅之及江都令張誕等奔南燕劉牢之傳此皆在義熙未

立山陽前以山陽本射陽境內地名郡縣未立之前

已有此名也宋書及永明郡國志云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謂既

省射陽縣又分鹽城地于射陽鹽城二縣地立山陽

東城左鄉三縣其射陽縣遂廢其鹽城本漢鹽瀆舊

縣不廢特較舊縣削小耳故宋書州郡志山陽太守領縣四卽山陽鹽城東城左鄉是也山陽東城左鄉爲安帝立鹽城乃安帝更名山陽卽今之山陽縣城宋書云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謂山陽乃射陽縣境內之地安帝于此立郡縣非改射陽爲山陽也宋書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陸同

州謂南充州治廣陵太平御覽云楚

州理山陽縣南至揚州三百里與宋書合

則是義熙所立之山陽縣卽今

之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

與山陽無涉而通典舊唐書俱謂山陽爲漢射陽縣

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非也

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所以謂山陽爲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寬過齋校刊

射陽地者宋志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謂于射陽境內之地舊名山陽者立山陽郡令猶今分泰州置東臺分鹽城置阜寧作地志者不得不曰東臺泰州地阜寧鹽城地而遂謂泰州城在東臺鹽城城在阜寧可乎且宋志曰射陽縣境者疆界之名言山陽爲射陽界上地通典諸書去境字直曰射陽縣地一統志諸書去地字直曰射陽縣屢變失真巧于傳會于是晉之山陽指爲漢之射陽以流爲源而棄其源以末爲本而遺其本自唐以來皆蒙此誤

義熙既立山陽之後歷

宋至齊皆無所改梁初亦有山陽後入于魏魏收魏

書地形志云山陽郡治山陽城領縣二卽山陽左鄉

是也山陽爲郡治酈道元魏人水經注云出山陽白

馬湖逕山陽城西者卽指此山陽城時白馬湖屬山陽故道元謂山陽白馬湖宋書索虜傳初太祖聞虜

寇逾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
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
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
仗給盱眙賊逼分畱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
臺亦畱付郡謂山陽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
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逾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
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或
謂白米當作白水白水陂即白水塘在寶應縣西南
八十里白水陂去山陽郡數里似宋之山陽城逼近
白水陂矣案劉宋之山陽城即晉所置至今不改未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八

欲寫過齋校刊

聞其移置也

郡國利病書云淮安府舊城晉時所築宋金交爭此為重鎮周一十一里新城

去舊城北五里山陽縣北辰鎮也元末張士誠將史文炳守此時築土城臨淮洪武十年改築甄石周七里二十丈聯城在兩城之間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犯境時漕運都御史章煥建聯貫新舊二城故名是山陽止有此三城也白米陂未詳所在通鑑載此事云初上聞

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逾燒城府船乘盡帥

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

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畱山陽

胡三省注義熙中土

斷分廣陵立山陽郡今楚州即其地是胡注固以宋山陽城即晉義熙城矣

蓄陂水令滿

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畱因攻盱眙

通鑑刪去白米及去郡數里亦以山陽城未聞移置

白水塘也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
晉所立之山陽城卽漢之射陽城則誤甚矣舊唐書
太平御覽皆沿其誤實道元啓之也道元致誤之由
又因應劭注漢志射陽云水北曰陽謂射陽城在射
陽湖之北其說非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應氏注漢書据水北曰陽之例凡地兼水
名則曰某水之陽其說不通則不注如臨淮郡縣二
十九開陽東陽蘭陽皆不曰某之陽惟射陽有射陽
湖因傳會爲射水之陽夫射水水經及諸史無明文
射陽縣爲射水之陽之縣將射陽湖爲射水之陽之
湖乎竊謂郡縣有以水氏邑有以邑氏水漢陽河陽
瀕水置邑邑遂氏水丹陽歷陽邑名旣立水名隨之
漢書志江都渠水至射陽入湖上舉縣名酈注又云
下單言湖言射陽縣之湖是以邑氏水也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九 欲寡過齋校刊

隆和元年二月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
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
鎮山陽庾水傳初郭璞筮水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
是庾希之鎮山陽史有明文此事亦在義熙前郡縣
未立而山陽已有城者鎮守之地必築城池故有城
也義熙中遂于希所鎮之地立郡縣耳晉書荀羨傳
穆帝時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羨至鎮發二州兵謂徐兗二州兵也南齊書州郡志云晉元
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裒督徐兗二
州鎮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至此始荀羨至鎮

謂至廣陵也廣陵也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謂羨先

鎮廣陵後乃鎮淮陰也南齊志北兗州鎮淮陰穆帝

永和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

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

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云淮陰舊鎮者元帝過江

淮陰已僑置江南故云舊鎮也兵燹之後故城已毀

至是羨乃營立城池太平寰宇記于楚州云東晉為

重鎮元帝以劉隗屯守案劉隗傳太興初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

率萬人鎮泗口是隗之所鎮者乃泗口非山陽也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討

云舊淮陰鎮地形都要乃營立城池是誤以荀羨所

築者為山陽城不知荀羨所鎮者為淮陰城庾希所

鎮者為山陽城也酈注又云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

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謂中瀆水既逕山陽城西之

後又東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太平寰宇

記楚州山陽縣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於淮

陰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流經

縣北流入于淮即古之邗溝又云淮水在縣西六百

步酈注所言山陽浦山陽口皆在淮陰縣即今之清

河縣地而亦云山陽者邗溝水自揚州至淮陰皆謂

之山陽瀆故也自建安改道由白馬湖之後歷南北

朝不異宋謝靈運西征賦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

憩船是亦由西道也隋開皇大業復改由東道說詳見江

都運河唐初復由西道縣治亦移置今城劉長卿赴楚

州次白田阻淺問張南史詩云楚州今近遠積靄寒

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湖在何處今城南五里有白田

鋪劉長卿赴山陽而道由白田舟行阻淺又唐儲嗣

宗有過范水詩云行人倦遊宦秋草宿湖邊露溼芙

蓉渡月明漁網船寒機深竹裏遠浪到門前何處思

鄉甚歌聲聞採蓮是唐時運河由西道也

宋史張綸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十一
欲寫過齋校刊

于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此寶應湖東有

隄兼設減水石礎之始

案東都事略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在宋真宗天禧

時宋史陳敏傳孝宗乾道中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

軍自寶應至高郵案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

通洩無衝突患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

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

創立隄堰以爲瀦洩庶幾水不至于泛濫旱不至于

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

十里此皆修築湖東之隄也石礎卽減水閘萬厯寶

應志云減水橋古名石碓今名減水橋俱在官河隄
上漕河通志石碓俱在河東隄上自白馬鋪至馬家
潭而安宜間邱溪清水汜光湖赤水金釵澗衡陽濟
河等衆流委之波濤百里故漕河隄岸惟此易壞宋
紹興中造斗門石碓十所洩水案紹興無作石碓事
天禧乾道所作之石
碓十所十二所亦
不專在寶應也 嘉定六年增修五座年久俱壞案

宋時所作之石碓專以洩湖水也與明代之減洩淮
水者不同宋元運道皆由諸湖其所經歷者在寶應
則射陽白馬范光界首諸湖其見于詩者宋楊萬里
有過射陽湖詩見前高
郵運河元薩都刺過射陽湖詩云秋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十三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元
薩都刺過白馬湖詩春水滿湖蘆葦青鯉魚吹浪水
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一點漁燈落遠汀汜光湖一
名寶應湖明會典范光湖卽寶應湖范光卽
汜光宋呂存
中過寶應湖詩半升濁酒試尊羹賤買魚鰕已厭烹
淺水依蒲有船過淡煙籠日更人行梅堯臣詩沙頭
風雨來貼水野雲黑如觀曹公營萬弩射船側津湖
一名界首湖明會典界首湖卽津湖是也元薩都刺
有過界首湖詩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
人家蠶老櫻桃熟恰是淮南四月中其見于史者宋

史趙立傳建炎四年趙立守楚州金人攻城承楚間
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
與通故楚糧道愈梗楚遂陷陳敏傳都統制陳敏與
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据胡銓傳此事在孝宗隆興二年元史
李璫傳景帝元年元已取漣海數州元江淮大都督
李璫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謀見許浦
射陽湖舟艦相望請繕城塹以備博羅歡傳元將博
羅歡進軍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及寶應掠高郵石
普傳樞密院都事石普從守淮安詣丞相陳破賊之
策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十三

欲寫過齋校刊

以行而汝中柏用事陰阻之滅其半普行次范水砦

縣南五十里曰范水鎮舊作范水

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

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
幟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直抵高郵
蓋白馬射陽二湖爲寶應達淮之要衝而范水則由
寶應達高郵之路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唐之運河
穿城過儲光羲詩云十里次舟楫二橋通往來二橋
卽今城中嘉定廣惠二橋跨宋涇河卽市河金王惲詩
雙橋穿寶應一岸入高郵是也明代始不穿城矣

郡國利病書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

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柏叢桂建言發丁夫五萬餘人
開寶應直渠卽月河初自槐樓抵界首槐樓抵界首四十里沿湖
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
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與渠同期月而
成引水于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
行稱便此槐樓至界首倚湖爲渠之始

案利病書所言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合高郵寶
應言之也明史橐河渠志太祖時淮揚之間築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明會典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古

欲寬過齋校刊

九年用甄修高家潭等處

明會典又云成化二十一年高家潭等處造石隄漸

修至二十餘里案嘉靖維揚志高家潭在縣南十五里西會清水湖是洪武時發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發寶應湖隄三十餘里合二縣計之

故云六十餘里也明史河渠志云太祖時開寶應倚

湖直渠四十里築隄護之卽指叢桂所開者萬曆寶

應志人物列傳柏叢桂素以梗直服其鄉人洪武二

十八年建言邑中水利請築塘岸四十里以備衝決

先是言于有司寢不行乃相度地多淤泥草莽不可

行以牛步準程無甚差爽經理會計陳說利害畫圖

奏于朝詔許發丁夫五萬六千餘人令叢桂董其役

期月而成今自槐樓至界首是矣邑人至今以爲美
談曰柏氏舊堰也案利病書言洪武九年有司督發
寶應湖隄又云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是洪武九
年所發之隄逼近湖側二十八年叢桂就湖外直南
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此東隄也遂以
洪武九年所發者爲西隄此渠旣開行者不復由湖
不知廢于何年利病書云柏叢桂就湖外直南北穿
渠四十里湖外卽湖東今其渠尙存是時不漕而且
穿明初都南京漕路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
復何也利病書雜引方志此條未載何人之說然必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在宏濟河未開之先案英宗實錄景泰五年六月大
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英宗天順元年十
月漕運總兵右都督徐恭奏揚州一帶寶應汜光邵
伯高郵等處隄岸衝決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三月
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西北風作
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
于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劉寶楠寶應圖經云
洪武中所開越河槐樓以南界首以北四十里嘉靖
時所議越河卽萬厯所開城南至新鎮三十六里槐
樓至新鎮十餘里新鎮至界首二十餘里新鎮以南

柏叢桂所開河未廢新鎮以北至槐樓柏叢桂所開河成化時已湮是也

明史橐河渠志云陳瑄之督運也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永樂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竝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明會典云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皆運道所經此寶應縣汜光白馬諸湖有西隄之始亦卽由白馬湖至黃浦達淮不復由射陽湖之始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六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案明時運道其與宋元異者宋元由射陽湖達白馬湖明陳瑄旣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達淮又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于是由淮安直達白馬湖不復由射陽湖矣寶應縣治北十里曰白馬鋪又北五里白馬湖又北五里黃浦鎮是黃浦在寶應縣北二十里而宋樓鑰北行日錄云召伯埭去揚州四十五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三十里過塘頭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

范水鎮至界首二十里此云二十五里者

或范水之新鎮也

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浦二十里過平河橋言寶應至黃浦三十里者由白

馬湖入射陽湖乃至黃浦繞道多十里也

利病書山陽縣故城

河去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西南連黃浦宏治中挑浚淤塞以達鹽城高郵寶應興化等州縣是黃

浦固與射陽湖通矣

太平寰宇記寶應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

据湖之東境而言方輿勝覽寶應射陽湖在城北十

五里据湖之西境而言是時射陽湖未淤故謂寶應

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也白馬湖亦在城北十五里

則由白馬湖至射陽湖以達于黃浦繞道多十里不

足疑矣陳瑄之築汜光白馬諸湖隄据明史橐在永

樂十三年南河全考宣宗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

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以度牽道蓋隄已圯

揚州水道記寶應運河

卷四

欲寬過齋校刊

壞瑄復修之也

明史河渠志武宗末年郎中楊最請開月河此為議開城南月河之始

案萬厯寶應志云寶應越河之議始于宋陳損之之

疏考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

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創立隄堰

以為瀦洩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

百六十里此謂創立隄堰非開月河也下文云又自

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三百四十里其隄岸旁開一新

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損之議開之新河

乃鹽河非湖東之越河也萬厯志謂寶應越河之議

始于陳損之誤矣宏濟月河之議起于楊最明史楊

最傳授工部主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正德

十六年世宗已登極上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

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霽風厲輒

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

往年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昂誤圭河誤湖加修內

河培舊隄為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于緣

湖樹枝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庫薄亦足支

數年是為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霍潦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六 欲算過齋校刊

蕩為巨浸是為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是越河之議

實起于楊最而憲宗實錄云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

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糧運官

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于隄之

東積水行舟部議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從之

是成化時第遣官相度並未聞漕運總兵等覆奏舉

行而明史河渠志云遣官築重隄于高郵邵伯寶應

白馬四湖隄之東非也劉健高郵康濟河記云前此

董河事者嘗議循湖東鑿複河以備風濤便往來不

果行則高郵康濟河未開之前亦未聞築重隄積水

以行舟也或謂成化時但築重隄而不積水以行舟然重隄成則越河成矣況萬厯間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是成化時未築重隄也若果築重隄則後此越河之築亦易爲力何至議之數十年之久而始舉行哉自楊最建議之後繼此請開越河者多矣嘉靖二年秋大水決湖隄種菱汜光湖中護隄以捍風浪名曰青龍港朱應辰青龍港記云揚州之壤有三十六湖尤要害者其在高郵曰璧社其在寶應曰汜光璧社之險宏治間大司寇毘陵白公有康濟河之役汜光自

若也而湖彌險惡舟行往往覆溺又夏潦作隄防屢決決則甚傷公私田畝廬舍歲時繕完丁夫木石土埽糜費數萬工役我御史大夫俞公來聞之卽部視狀旁詢諸便宜言人人殊公徐計曰曷以芟芟水草也性易植又澶衍繁殖可以制水有功命長隄之西如運渠之廣緣之以芟長竟湖寬二十餘丈許七閱月而工成葱葱茸茸蛟蜿湖中若蛟龍然公便來視喜曰此其狀如龍當以青龍港名之而以記屬應辰辰再拜而言曰難乘而易失者時也難建而易惑者謀也難就而易毀者功也今茲之役有三宜焉有四

節焉有五利焉茲可記也夫何謂三宜旱而涸爲易
植芟于天時宜植芟無難爲于人宜植芟于湖之隄
于物性宜是故三宜順而有以獲乎天矣何謂四節
無帑藏之發節乎財無征調之擾節乎力無采石伐
木之費節乎工無畱時惕日之久節乎時是故四節
謹而有以裕乎民矣何謂五利庇風捍流其于隄防
也利遠險去害其于商賈也利濬渠之中以便漕舟
其于轉運也利多張水門時蓄洩之澆漑田苗其于
農功也利罷歲繕隄防大費其于丁也利是故五利
興而有以益于時矣順三宜謹四節興五利而智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二十

欲寫過齋校刊

乘之謀以定之果以決之茲固其可記也夫按前楊
最所建之中策緣湖樹杙數重以護隄此則于湖種
芟取其柔而制水舟行其中一若港然故名曰青龍
港也世宗實錄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
賢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爲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
甚廣水勢瀾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
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
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爲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
緩請于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
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水

開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辛
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月河有益卽
定計爲之毋惜小費題准于汜光湖東傍舊隄開新
河長三十里明會典嘉靖五年題准于汜光湖東旁
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不
用康濟河在高郵與寶
應月河無涉會典誤是年戴金亦請開越河不果

劉天和問水集云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
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汜光湖議于隄外開支河

卽月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

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諸湖謂白馬界
首邵伯湖也

蓋隄外之地本下取土爲隄不數尺卽可通舟費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寡過齋校刊

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

至湖塘岸須多畱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

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

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運漲不致衝岸

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浸沒

之害矣嘉靖維揚志嘉靖七年御史王鼎言汜光湖

漕貢舟必經風浪險惡往往傾覆請開內河行舟以

保漕運建閘座以固隄防十年御史聞人詮疏略云

臣昔令寶應切見本縣南臨巨河延袤三百餘里中

經一綫之隄風浪險惡防岸屢崩軍民糧運等船輒

見覆湖每當一決之時動有千金之患卷查正德年間修壞塞潰經費不下數萬餘兩其沒溺人船荒棄田土蓋又不能以數計也高郵地方舊時亦多湖患宏治年間刑部侍郎白昂奉勅開越河一道計用料價銀四十餘萬兩

萬恭治水筌蹄云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

今寶

應與之接壤受患相同而興利之功獨異節經管河郎中陳毓賢等相繼具題俱奉有明旨因撫案諸臣遷代不常守土之官僥倖無事遂皆因循廢閣久而無成臣目擊斯弊當日卽行具奏已蒙命下該部轉行看處臣與先任揚州府知府易瓚等經畫估計約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用工料等銀九萬七千餘兩臣猶自度土木工程非浪估可計其數國家重事或冒破不免于辜迺鳩集百夫試築一方合用人工樁木甃石灰料等項俱以一起十積算引伸共計用銀四萬三千三百兩零三錢蓋已減于原勘之半而視昔日康濟河之功僅十之一耳猶恐多則傷財少則病民仍復會同先任管河郎中黃行可逐一查覆明白數申總理河道衙門去訖今又逾二年于茲仍復未見舉行伏望勅下該部議將兩淮餘鹽銀兩查給前數選差司屬官一員前去督理責限興工戶部員外郎范韶

寶應人

疏略云

寶應汎光湖與新開白馬等湖白水陳公等塘匯而爲一周圍計五百餘里可謂天下之要害也白昂于高郵湖修築康濟越河今逾四十餘年安享猶如一日惟寶應越河未築湖隄屢決糧運長阻先任知縣聞人詮畱心漕運丈量見數試築一工計費若干積算萬工皆有定數估計給工最爲節省伏望亟爲開築務在來春乘天和水涸之時興一勞永逸之利則隄岸庶免衝決糧運庶幾無虞矣陝西按察使仲本疏略云天下之事聞之者不若見之者之真見之者不若身任之者之切臣揚州府寶應縣人今致仕家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

居目見本縣湖水險惡每歲衝決之患節經諸臣具題節奉聖旨修築但聞近日勘官狃于故常不肯任事臣謹詳高郵越河長四十餘里今寶應湖用力于弓弦計工二十餘里比之高郵已減一半又經聞人詮修築樣工一處若不因時修築則隄岸決不可保漕運必致有傷田地人民之墾復亦無期日矣明會典嘉靖十年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蓋傍舊隄爲之是時以地方灾傷工力重大錢糧未敷未暇修築月河也

嘉靖十年始築月隄是知成化間未築重隄

世宗實錄嘉靖

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

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汜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

寶應圖經謂此統山陽寶應高郵召伯諸

湖言是也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于范光

湖隄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上命工部議行穆宗

實錄隆慶二年御史蒙詔條奏寶應湖風濤叵測往

往沈覆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

田為之計畝受直免其征稅河防一覽圖說隆慶三

年高堰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

決黃浦八淺明史河渠志是年帝令翁大立議築寶

應月河穆宗實錄隆慶四年三月工部覆御史楊家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寫過齋校刊

相所陳于寶應湖議開康濟河

寶應圖經謂如高郵康濟河之制是也

所宜亟舉皇明經世文編萬曆元年總河侍郎萬恭

疏請開寶應越河云淮北運道全賴諸河淮南運道

全賴諸湖淮之南為寶應湖又南為高郵湖又南為

召伯湖三湖者故非相通勢各東注故前代之運率

由六合入邗溝達淮以入于汴河邗溝在三湖之西

謂由六合入邗溝沿嘉靖志之誤至謂邗溝在三湖之西尤誤累淺膠舟不利運先

臣陳瑄棄之而于三湖下流聯東隄三百里

陳瑄湖運之法

亦本前人此謂創自陳瑄亦誤以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會于諸湖血

脈通貫運乃大利顧三湖召伯最小鮮風濤之患高

郵大先臣白昂治高郵東月河三十餘里迄今八十年官民舟楫由月河中若履平地甚利賴之寶應最大道經槐角樓以西上源水勢瀾漫不覩畔岸東循石隄若鐵城然舟人晨候風色北風則南浮達高郵南風則北浮達山陽然天有時不可必也地有險不可避也幸而風色按候停勻則鼓棹揚帆可保旦夕惴惴之命若浮至槐角樓風勢迅暴又若中流西風大作則數百里長風巨浪擁壓舟艦激蕩于石隄洶湧中糜爛漂溺民命葬魚腹靡孑遺矣臣于去冬行部十月二十五日寶應湖風濤沒千餘人今春三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五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月二十日沒風濤者又八百餘人舟楫勿問也五閱月而漂沒若此則一年可知十年百年更可知也生齒幾何而生棄寶應湖中者不可勝紀不亦傷乎臣亟檄所司勘設寶應重隄卽重隄爲月河以避風濤恭雖爲此議重隄亦未築臣愚以爲有九利焉夫高郵月河非不善也使循西老隄爲之一護老隄多一重關則老隄固一通舟楫夾河而行則牽挽便斯善之善者也乃遠老隄爲之弓絃而築月河若張弓弓與絃之間環民田八萬畝費銀七十餘萬兩成之今八十三年中老隄不守八萬畝灌而爲湖是又益一湖也豈徒傷

財又棄民膏腴今又以二湖之勢攻中隄中隄斷續亦不守矣臣斷以爲不善臣今循寶應而爲之東隄老隄加重關焉有所恃而不恐一利也東隄成卽引水注其中舟楫由之是以重隄爲月河一舉而兩得二利也于平土築護隄原不爲月河而月河之費藏其中費省而用博三利也老隄得月河牽挽之便東西並行孰不保惜非若高郵棄老隄于四五里之外者則老隄固四利也官民舟楫由月河中坐視槐角樓上下之風濤患不能及五利也二隄竝峙一隄損復有一隄高寶興山諸州縣亾決隄之慮廩廩之危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六利也臣爲此計使月河成國計民生幸甚不成護隄之安費而無失七利也護隄之間設平水閘三閘下爲支河引水入射陽湖東注于海取支河之土築月河之隄事省工集八利也或謂東隄成爲月河則老隄夾二水中不固獨不曰高郵老隄夾二水中西當大湖東當八萬畝巨浸乎高郵中隄西當八萬畝巨浸東挾月河乎月河廣不踰六丈風濤不興但有護老隄之力而無齧老隄之害九利也伏乞敕下該部覆議了此不過兩月數萬兩耳不果明史河渠志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

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

明史橐石隄作右隄寶應圖經云隄東復築一隄舟行其中卽所謂月河也通月河者當謂此新月河通洪武時所開月河南河全考萬曆八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上言據鹽城縣知縣楊瑞雲寶應縣知縣李贊揭稱寶應隄內重創月河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八月吏科給事中陳大科言汜光湖浩蕩無際嚮爲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隄以省修築昔白侍郎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昂康濟河圈田之制也比吳尙書桂芳靠隄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意白侍郎治湖于宏治初年田高于水挑濬可施卽田有積潦輒開涵洞以注于湖民利賴之至嘉隆間黃河南徙水高田丈餘昔所謂圈田萬頃蕩爲巨浸湖身旣高涵洞俱塞若復圈田徒爲貯水之窪增老隄之殃臣以爲靠隄開河此已成之事也夫定開河之議難而經開河之費尤難計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非二十萬金不可此二十萬金者可望之天雨鬼輸乎請畱戶部改折銀兩不可也而南京戶部歲支寄庫之銀或可借支乎請畱淮

揚撫按罰鍰無多也而兩淮巡鹽銀兩或可多給乎
請加派淮揚均徭里甲則災眚頻仍之處也而浙江
江西湖廣俱有漕糧干係至重山東舊有協濟夫銀
或亦可津貼乎夫漕糧國家之儲積也生靈國家之
赤子也以國家之財用濟國家之儲積拯國家之赤
子何久之不決而未有條上方略者此則重臣不專
一之故也何者定開河之議與經開河之費其責在
總督漕運一人而已頃因九列員缺數多卿貳不得
不以次遷補故漕運撫臣代遷不常前人擘畫後人
易盡非假以歲月責以底績不可先臣堯歷任工部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右侍郎總理河道力議開越河時漕運河道分爲二
意見不同不久遷去遂抱遺忠耿耿未竟今汜光湖
之險迥異往年不容一日泄泄者疏入上意始決十
月漕運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爲三工每
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主
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
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
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
名日工食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
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日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

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
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爲贍也臣
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
不足于是以家貲之上下爲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
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于閭閻叫號怨謗之聲
盈于道路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
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
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爲率辦夫五
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
產賣子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以應僱之夫往卽工所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
則撻鞭之夫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
原籍名之人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
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卽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
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
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尅徒有募夫之名
而害歸于籍名者之家利入于管工者之手此赴役
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爲節
省之虛名而小民陰受賠累之害孰若照糧起科明
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欠錢糧蠲免人情未有不

樂從者至于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為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非以厲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建寺修橋嚮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今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授冠蓋給旌匾必有應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于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加派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賠此則無策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夏過齋校刊

言廷瞻之議欲將舊隄儲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入今減而六反覆陳舊隄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報可夫越河之議起于正德末年嗣是請開越河者甚多至萬曆十一年而議始定見萬應志蓋距楊最建議時已九十三年其成之之難如此今故詳載諸公奏疏俾覽者有所考焉此條請開越河諸奏疏及後條越河興工奏疏碑記寶應圖經已詳載但彼書雜敘他事此則專錄議開越河及與越河有涉者彙為一則俾觀者瞭然耳

明史橐河渠志萬曆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議開寶應月河此寶應南門外至新鎮三官廟三十六里

新開月河之始

按行水金鑑引神宗實錄萬歷十二年總漕李世達
按臣馬允登鹽臣蔡時鼎議于石隄之東開越河以
避其險而河渠志云十三年者萬歷寶應志云越河
以萬歷十二年九月興工明年五月奏績蓋世達建
議于十二年史志據工竣之年故云十三年也明史

橐河渠志又云寶應汜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
百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

秤鉤灣翼其北

寶應圖經云嘉慶揚州志青蕩湖東
為秤鉤灣青蕩湖即清水湖志又云

五淩西隄秤鉤灣
正清水湖東岸

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隄湖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東蓄水為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淩匯

為六潭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

人民害漕運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用其

言以奏乃決行之王廷瞻傳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

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

据李世達傳時世
達入為兵部尚書鑿渠千七

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

寶應圖經云明會
典宏濟河南北二

閘長沙溝減水閘朱馬灣減水閘劉家堡減水閘俱
萬歷十二年建南北二閘即石閘据會典當云石閘

二減水閘
三是也

石隄三千三十六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

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

十二年九月興工
十三年五月竣事詔

旨褒嘉賜河名宏濟行水金鑑是年六月初十日漕

撫王廷瞻題奏略云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汎光一湖
尤居窪下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
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隄摧殘舟楫人人
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
萬曆十年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十二年糧船沈溺者
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
之民談此湖者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
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噉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
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
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隄竝築五閘屹然
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
且舊隄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行旅藉之以爲
安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先年高郵
越河成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成蒙欽定
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
而達于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達于河實爲運道咽
喉第一之關伏乞特賜嘉名以光萬世大學士沈一
貫爲宏濟河記云淮揚之間有巨浸焉曰邵伯高郵
寶應三湖邵伯故狹小高郵有白康敏越河寶應謂

之汜光值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旣浹
加以西風之衝槐角樓如箕如縷不能獨拒守吏常
苦憊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
行如遭其平揚帆如履地偶逢其怒棄柁拽如葉耳
蓋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鼈數飽民命如壬午秋竝舉
巫招者纍不可計也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
爲沮洳七邑生理盡矣工部郎中許君應達倡越河
議中格不行都御史李公世達來督漕許君理前語
李公語嗾使者曰吾欲隄寶應而假資于君今嗾
十六萬能損其半相助乎嗾使報可李公更請資于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寡過齋校刊

畱儲亦報可迺與部使者偕言于上而陳給事大科
者揚之通州人習知河事上言甚切直工部覆請得
俞旨將筮日鳩工而李公遷南京兵部尙書都御史
王公廷瞻繼之載咨載程宣力不勑自三官廟抵南
郭外延袤三十六里三分其工許君暨海防參政舒
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
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參政馮君
敏功董其南卽舊隄爲西隄而別隄其東杵薪累石
實以剛土引水注之舟行其中築滾水壩三以時疏
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

此支河卽壩下之引河也道射陽廣洋

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畱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用鏃
鍤暨南戶部金各十萬河成而舟銜艫至若行溝涂
昔之惕號辟易者歌諱許以若嬉漕隄以東所謂百
萬頃者長老言往歲旣苦澇亦苦旱重隄防而不敢
浥一勺也今資蓄洩之利皆膏壤矣工旣成上甚嘉
悅賜名宏濟爵賞有差予嘗謂舉大事決謀難工鉅
費繁請帑藏不可括閭閻不可籌貲難重臣數易在
職者遠廬目前任事又難今費省而力宏人不勞而
效捷是策臣之計定而廟堂之聽審也諸大夫又能
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爲力乃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知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羣策不發使慮國
事者盡如諸大夫也庶績不成而太平乎何有李廷
機記云淮揚間數百里有召伯高郵寶應三湖受天
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經召伯故安無患高
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圈田爲漕利者若干載後因
其圯壞循老隄築重隄河竟安流獨寶應汜光湖延
袤三十五里五當作六下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甬樓
處湖中如箕風之所激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撼
日幾與渤澥埒歲漕至則舟工舵師惕息相戒望雲
物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

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敗亾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舟數十人之生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沈輸于蛟龍鼉鼉之宮而下爲魚鼈食也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矣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不愛勞費灑沈澹灾于是察羣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圈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隄築長隄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舳艫相銜安若衽席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五

欽定四庫全書

清濟濁河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效醯醢醬馔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效烏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亟已其議久不決者經始之慮衆不及睹甲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不得仰給于內帑下不得搜括于外庫減省不足以就功而贍給又無所措則難重任數易蘧廬視官計日待遷莫適任患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暫費知人善任以有成功蓋非臣之力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起興歎及

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余故記之以備修河渠志者採焉河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隄廣若干尺役人徒若干費金錢若干緡經始某年月以某年月竣有事于諸役者某某得竝書邑人吳敏道新開宏濟河諸公生祠記云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于京師率自瓜儀闡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璧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

險要能害漕宏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康濟河避璧社之險萬曆五年工部尙書吳公重修築之乃汜光湖則眎璧社爲尤險蓋其西接天長盱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衡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湖澎湃洶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雲怒浪如山陽侯天吳掀舞簸蕩天日爲之無色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魚鼈矣此患無歲無之其尤鉅者壬午之變千舟半渡一風而盡浮尸無算慘不忍言自是冤氣瀰湖馮波爲祟行者望汜光如

入鮒囊艤舟恆累日候風色占雲氣徘徊而不敢進
嗟乎所爲越河者顧可緩頰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
于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堯世宗卽位楊最已議開越河不始于堯其

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膺而決筴者蓋謂東地
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
競進者方蓬心蒿日以覲速遷則任事難言人人殊
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由以沮格不
行也南河郎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白于督府李公
李公以爲便計與部使者馬公偕言于上而所請資
則南大司農帑金十萬漕使者蔡公亦樂以贖緩羨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七

欲寬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鹽十萬佐之及撫巡贖緩五萬時大司空猶援康濟
河圈田故蹟持近隄遠隄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
陳公郡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爲上極陳開越河之便
且言圈田之必不可畱于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
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
參政舒公董其中則中河郎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
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
夫駢力協心宿畱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東
新土隄培其西舊土隄凡爲潭者四皆鑿以石餘皆
護以椿笆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

又築攔河壩又築束水隄中建滾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茭葦亦藉之爲隄衛而隄之上遍植柳以廕牽夫蓋縷縷稱備善矣肇工于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上大嘉悅賜名曰宏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夫自宏濟河之成也狂飈退鷗水波不興漕艦運舳官舫商舶揚帆而濟醴酒而慶若坐天上若行鏡中疇昔風淒雨迷檣沈艣折之景不復刺眼歲所全活生命不可以數計誰之功也譚者謂康濟河費金七十二萬宏

濟河曾不穀三之一姑無論已往歲隄屢潰屢塞之動數千金計黃浦之費且數萬金今者兩隄對起虬蜺鼇峙卽有外浪安能撼擊重隄而潰之所省拳茭槌竹沈玉之金又不知其幾誰之功也隄潰則東望廬田數千萬頃漾渺汪洋皆爲魚鼈蛟龍之區豈直蓄寶應卽興鹽高泰諸州縣下及諸鹺場盡爲巨浸邇年以來潦消田出鴻鴈之民爭歸而買犢犉把鉉罇墾萊闢蕪塍畊綺錯蓑笠彌野邨舍相望至秋則黃雲縵縵且數百里穀車軋軋社鼓之聲不絕于耳又誰之功也呂泗潭上槐角鎮前危樓拂斗飛閣入

雲金銀色界昭映湖天舊稱險惡擬羅刹者而一旦變為方洲圓嶠琳宮璇洞璀璨壯麗最為江淮奇觀而汜水諸鎮則開廛列肆通闔帶闔商賈繼至而輻輳諸方之貨鳥集鱗萃尤足以聚百族而興八寶之利此又誰之功也祀典有功于民能捍大災禦大患者竝得祀之羣公有焉于是八寶父老醪金建祠宏濟河隄上設羣公長生位而俎豆之又屬余序述其事載之貞珉以垂示永禩云萬厯寶應志云是河之開數十年而後定鉅工之興若此艱矣乃一時草創未及經久之圖卽以南北二閘言之北閘門稍東而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水勢北來如矢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燧建議改令徑直易于出入幾何不為三峽呂梁之險乎

又頻年以來從淮安至寶應築西長隄一道黃水從

通濟閘入者通濟閘在清江浦卽清口也

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

道日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

六里之隄盡用石砌卽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

其永賴矣

按宏濟河兩石閘嚮置河中閘久廢而石基尚存一座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兩

江總督高晉奏寶應地方舊有宏濟石牐一座牐門僅寬二丈四尺水行至此爲之一束未免阻其暢流

之勢以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兩牐淤土亦難滌除此牐建自前明久無啓閉今擬照雙金牐六漫

開拆除之法將牖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暢行下流浮沙易刷矣萬厯寶應志又

載治水或問云或問寶應越河淤泥萬厯甲申歲開挑迨五六年後而河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為治標之計束河使窄夫亦有深意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理固然哉惟窄則流駛而沙隨水刷故束水衝河以水治水之道也頃當事者眎河身日高圖為挑濬之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巳秋六淺隄決南閘之水北趨北閘之水南趨越河積淤衝刷殆盡計塞決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此亦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旱

見東水刷沙之一驗也奚必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令清口通濟閘非漕貢不啓而官民商旅之舟復車壩庶幾黃水不入而河淤不至日增矣

河防一覽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閘一帶淺阻為梗

據方輿紀

要此謂淮安新閘今加築西土隄一道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

費此寶應南門外北至黃浦二十里月河新加西土隄之始

按此因月河易淤水多旁潰季馴加築西土隄此二十里之月河非皆季馴所開也明初運道由白馬湖

直達淮安不由射陽湖白馬湖南北皆有運河郡國利病書云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過白馬湖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至淮城之西南是也蓋寶應南北舊有運河嘉靖間重浚宋涇河朱曰藩記云宋涇河者寶應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則南北皆有運河明矣城南運河亦非萬厯時始開范韶疏云寶應若開越河長僅二十餘里仲本疏云寶應湖用力于弓弦計工二十餘里此除城南運河言之也陳毓賢疏寶應汜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陳大科疏云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連城南運河言之也萬厯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四 欲寫過齋校刊

時城南運河亦嘗淤墊故開宏濟月河時從縣城南門外計之故云三十餘里也嘉靖維揚志云高家潭在縣南十五里官河內則城南舊有官河矣城北運河直接淮安惟中間由白馬湖數里耳歸有光集壬戌紀行下云嘉靖四十年初同行者有數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口瓦澱湖口即汜光湖口也瓦店鎮在寶應縣南三十里萬厯寶應志龍女廟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范光湖口故知范光湖口在瓦澱也十九日風猶逾遂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又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

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十八里云
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則出白馬湖之後
卽入內河行與郡國利病書合河防一覽隆慶三年
高堰大潰決黃浦八淺湖隄十五處明史五行志萬
曆五年淮河南徙明會典由黃浦口入石隄多壞河
防一覽萬曆六年潘季馴奏入淺決工委水利道副
使張純黃浦決工委南河郎中張譽俱于九月十五
日起工七年十月告成季馴上疏曰總管官南河郎
中張譽督揚州府同知韓相等塞完黃浦決口先築
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四十五丈根闊一十三丈頂

闊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土隄一道長九十四丈自
水底至頂高三丈八尺根闊十三丈總管官水利道
副使張純督淮安府帶銜同知劉順之等塞入淺決
口長八十五丈六尺內土隄根闊七八丈不等頂闊
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外包
砌石隄一道此謂東岸決口長八十五丈六尺高一
丈五六尺不等又石隄兩頭接築舊土隄共長一百
五十丈俱根闊三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
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長二百
四十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三四尺不

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河防一覽又云
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
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
者少遇西風輒沈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
且二丈五六尺不等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
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
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北
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八淺正決
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正所以塞東
決也但東決正塞西隄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

揚州水道記

卷四

聖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密種檉柳菱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
自固矣按季馴塞黃浦八淺俱築南北攔河壩黃浦
本有西隄故但築南北攔河壩而決口已斷流矣萬
厯寶應志寶應有九淺八爲白馬淺是八淺正當白
馬湖本無西隄故季馴築塞八淺決口必先築西隄
而後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西隄成則月河成矣故以河言之若不
先築西隄則南北不能築攔河壩此理之易知者足
明西隄未築之時運舟經此必由湖矣季馴云當湖
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者此謂靠湖之東岸云議從
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者此謂于湖心

築隄水底施工故季馴疏謂西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也方施工之時南北築攔河壩運艘自必越湖而行若決口既塞南北攔河壩一拆則運舟自必由內隄行走故季馴謂東決正塞西隄亦終不可棄也然則八淺未決之先運道必由白馬湖八淺既塞之後運道始不由白馬湖矣是白馬湖旁三四里之越河實萬曆七年潘季馴所築也河防一覽都給事中常居敬欽奉敕諭查理河漕疏行水金鑑引實錄在萬曆十六年略云據該各道會同南河郎中羅用敬等勘議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湖隄越河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寡過齋校刊

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隄尙未包砌土隄單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欸列開呈等因到臣臣查寶應西隄邵伯石隄俱屬要害委不容已謹將應舉工程事宜欸列分別上請一築寶應西隄以束漕流照得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利運從來治河試有明驗彰彰矣何也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急則通緩則淤理固然也其在寶應湖口三官殿米市竹巷口一帶寶應圖經三官廟在南門外河西與新鎮三官廟別竹巷在南門外米市卽在竹巷歲每淤每撈邑恆患之究其故該縣未築西隄

則水多肆溢河流不束赴下力微以故湖口三官殿等處淤淺殊甚前者一歲一挑今則一歲二挑猶以淺澀爲慮重運所經不無遲滯合無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自黃浦南壩口起至宏濟河北關向南二三丈止計二十里許加築土隄高五六尺底闊一丈二尺頂闊五六尺共該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則因河勢以築隄固隄防以束水而該縣淤淺之患漸可去矣一砌邵伯湖隄以免歲修令于一淺二淺

邵伯一淺二淺謂此

包砌該銀二萬二千九十七兩嗣經工部議寶應土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聖 欲寬過齋校刊

隄所以束水邵伯石隄所以禦浪戶部覆准將淮庫

別項銀兩先借支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兩趁此秋

冬水涸作速興工築砌俟新運輕齎二升米銀解到

不必拘定年限照數補完季馴題奏

河防一覽圖說在萬曆十七年

總管官海防兵備道副使周夢暘與原任南河郎中

羅用敬督同揚州府通判劉汝大等築完寶應西土

隄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內椿笆工長二千八百三

十七丈土長七百九十八丈俱底闊一丈三四五尺

頂闊八九尺一丈高五六七尺不等按羅用敬等勘

議邵伯寶應二隄尚未包砌土隄單薄尚未包砌者

謂邵伯湖隄未包砌石也土隄單薄者謂寶應西土隄單薄故須加築也常居敬謂該縣未築西隄者非謂西本無隄特西隄單薄耳故居敬又言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於寶應加築土隄也云加築則本有隄可知按萬曆七年季馴所築八淺之西隄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又築寶應湖隄自六淺起至瓦店止長二十里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見河防一覽季馴所築之隄皆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居敬請加築之隄本以東水使不旁潰居敬所議者高五六尺季馴所築者高五六七尺不等若自水底施之僅高五六七尺何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夏過齋校刊

東水故知先有西隄此時特加高厚故高五六尺卽可以東水居敬以由于上游之水散漫則下流易于停淤三官殿一帶每歲易淤故于上游黃浦以下二十里之河築隄東之也河防一覽圖說于黃浦云此處旁溢入湖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隄皆謂加築以東漕流非謂此年開月河也河防一覽言河防險要云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闢一帶淺阻爲梗今加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東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菱柳加意培護歲修之

工可勿緩也季馴謂寶應月河之水旁潰入湖乃加築西土隄一道益明西隄未經加築之先黃浦至三官二十里已有月河矣

方輿紀要寶應界首三里湖稱險地萬曆二十八年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開界首月河十餘里避湖險此寶應界首湖新開之月河也

按洪武間柏叢桂所開之越河起槐樓至界首共四十里新鎮以北至槐樓十餘里叢桂所開之河成化時已湮新鎮以南至界首二十餘里之河成化時猶未湮也至是亦廢由界首者復由湖矣萬曆十七年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七

欲算過齋校刊

潘季馴包砌界首三里湖石隄八百四十丈東星爲總河乃築界首月河東星所築界首之月河在寶應者僅三里餘皆在高郵詳見高郵運河

明史橐河渠志宏濟南北閘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

乾隆江南志載此事于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

督漕侍郎陳荐

于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溜始平此宏濟河東有南北二月河也

按南河全考云陳荐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尙文開寶應宏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

石壩二座明年工完

方輿紀要引漕河考作八淺九淺

寶應圖經云

月河亦有束水二閘康熙寶應志云宏濟南閘越河
閘一道北閘越河閘一道金門皆閘一丈六尺月河
今塞自劉東星開界首越河之後寶應由界首至黃
浦八十里皆不復由湖矣南河成案續編嘉慶十五
年九月徐端奏寶應汛東岸廟灣王家莊地方于九
月十四日隄身陡螿登時過水臣前往查勘該處缺
口土隄頂寬一丈八九尺底寬八丈餘尺該處地本
低窪一經過水分溜旁趨口門刷寬二十七丈其正
河迤下之汜水界首一帶已形淺澀又奏查勘該處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吳 欲寫過齋校刊

西岸與寶應湖僅隔一隄當令該道將等一面趨堵
缺口一面勘籌回空遶湖行走之路據稟缺口迤上
之白田鋪地方可以開隄挽船入湖至迤下八里之
南窰壩仍歸運河行走可期平順臣飭令先將汜水
一帶河底淤墊處先為趕挑以便開隄引水行船現
在督臣松筠已親駐督辦定可無虞耽滯此又因東
岸決口糧船暫繞湖行走也

又按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薩載曰高晉等奏西岸寶
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擬修閘座以備水大時

分洩入湖又稱應將西隄通河港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瀦水之區且高堰五壩減下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宜洩勢必由運入江竝無徑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河轉高于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自何處復湖高于運河水得以由運河而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嚮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算過齋校刊

曰情形卽係如此抑係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此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著傳諭高晉薩載卽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竝將某處運河淺深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黏簽據實覆奏尋奏西岸寶應諸湖周迴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州計高十四丈有奇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之下不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嚮來形勢卽係如此竝非近年遷變臣等測量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

高湖面一丈二尺汜水汎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高
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汎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高湖
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漫關至萬家塘一帶河面高湖
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
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唯露筋
閘以下至三溝閘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于河面自
二寸四寸至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湖低高郵
以下湖高河低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請將三溝閘
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向裏二河行
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

其去路原未改易止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鰍魚各
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牯以下運河水勢不
爲湖水橫衝輓阻則運河上游之水迅行于湖水歸
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牯座之處臣等
因淮揚運河絲長三百餘里遇有盛漲一綫運河下
注不免壅潰查運河東岸牯座水大時下河民田形
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唯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
河高于湖面數尺儘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
里溝滾壩及減水牯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近因
年久損壞是以酌請于三里溝上下修建石牯二座

以備減洩續南河成案道光五年六月兩江總督琦

善奏運河自借黃濟運以來因道光四年冬高堰不守全淮下注清水洩枯

故借黃濟運也河底高于上年今日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

兩灘積淤寬而且厚中滋如綫僅若寬溝嚮來河面

寬三四十丈者今止十餘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

一丈五六尺者今止存水二三四尺並有水深不及

一尺五寸之處軍民船隻在在膠淺擁塞滿河進固

不能退亦無策濟運一壩所洩湖水雖現已漸次滋

長而水頭下注不過三寸未能建瓴暢注復委河庫

道福兆乘坐小舟赴淮安一帶沿河探量據回日面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至 欲寬過齋校刊

稟情形三十餘里無不皆然在高寶以下有高郵寶

應各湖接濟不至甚淺而高寶以上一百餘里之運

河則全賴洪湖之水其情形大可想見此運河淤墊

之實情也按寶應西岸濱湖之地亦多淤成灘地南

河成案續編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孫玉

庭奏竊照揚河廳屬寶應汛西岸濱臨寶應湖面本

係官湖嚮來水淺之處閒產芟蘆附近民人領佃完

納湖租冊載湖租每年徵銀六兩一錢九分一釐百

餘年來並未陞科亦無頃畝確數嘉慶十六七年該

處建設龍亭南窰等開分洩運河漲水挾沙入湖將

該處淤成灘地漸生蘆葦花利日豐該處居民生監

遂互相爭佔搶割並私相與典賣許控不休節經飭

據准揚道督同廳縣勘明頃畝逐一訊詳茲據勘明

該處實係民佃官地並非該民人已業如仍歸民承

佃不獨爭控無休且恐有私築圩岸阻過水口之患

于運道隄工均有關礙且蘆柴為河防工料所必需

查葦蕩營定例產柴之地歸官採辦以給工需其不

產之處歸民人領墾照例陞科今既官地生蘆卽應照葦營之例由官採辦以裕工用而節

國帑應請將該處新生灘地收回官管其灘面蘆葦長發之時既可藉以搪護風浪保衛隄工秋深刈穫又可撥工鑲埽其應完湖租銀卽由河庫于柴價節省項下完納而官地歸官該民人亦永息訟端實屬一舉兩得

按運河淤墊之後其時有奏請挑裏揚運河者又有請改運道由六關至大淤尖者南河成案續編道光五年琦善奏本年引黃濟運致運河閒段淤淺較之往年河底墊高一丈有餘經前督臣魏元煜等估需挑河伏查彼時運河存水不過三四尺甚至一尺有餘大小船隻膠滯壅塞是以亟議挑濬冀利運行乃自禦黃壩堵閉以後運河淤墊既不致復有增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五

高而洪湖清水現蓄至一丈二尺八寸由東清壩下注運河漸刷漸深測量水勢深處至一丈有餘淺處亦有四尺餘寸漕糧銅鉛各船尙資浮送雖河底之淤墊未能盡除而前後情形固自各異如果經費充裕時日寬閒仍當確估挑濬俾復舊規原不應僅恃目前稍有延待而臣等審度形勢再四熟商實不敢冒昧興挑轉致無益有損查裏揚運河淤墊處所計長一百餘里河身俱屬窄狹今須挑深一丈有餘則兩岸形如壁立直同甬道不能容集多人且沿河民居稠密竝無隙地可以堆積淤泥必得遠道運送勢

難尅期完竣刻下江廣等省漕船雖已回空南下而
運京銅船盤壩後空船南下須俟九月杪方能騰空
河身如至彼時始行煞壩趕將河水耗乾一面委員
逐段估計領銀興辦在在需時已值天寒土凍挑挖
維艱而來年二月卽屆新漕入運此因期迫而不敢
挑者一也挑濬工費約計至省亦在百萬以外爲數
甚鉅明知於運河無益亦復昧心從事清夜自思負
疚何地此因費多而不敢挑者二也黃水現存三丈
五尺有餘較上年此時尚大二尺餘寸必得清水蓄
至二丈方可敵黃正當惜水如金不使稍有耗費乃

因挑濬積淤先將運河存水掣乾俟工完之後再將
洪湖清水放入運河以爲濟漕之計則清水消耗過
多不能及早蓄足實爲可惜此于運河無益而于清
水有損者三也更可慮者欲濬運河必先堵閉東清
壩阻絕來源而後下游之水可以涸底挑辦設運河
正在挑辦而東清壩鼓開則挑工廢于半途錢糧俱
歸虛擲或壩工堅守無患而沿湖隄岸萬一水勢阻
塞刷塌旁趨無所節制運河不能容納于淮揚一帶
民田廬舍受害實多阻運誤漕更恐不無貽患此不
但無益于運河而竝有損于湖運兩河者四也是月

張井等又奏湖漕受病皆由河口淤高如河口有地可移則黃水無倒灌之虞湖水卽無多蓄之患自亦救弊良策查黃河南岸海阜廳屬大淤尖可導射陽湖水入黃北岸海安廳龍王廟可導北潮水入黃如改爲漕運出入黃河之口該處係黃河尾閘水性就下不復旁趨可期不致倒灌瀕河兵民頗有主此議者臣等卽經委員履勘茲据查得南岸由大淤尖挑通射陽湖約長八十里北岸由龍王廟挑通北潮河約長一百里一河兩隄尙屬無難估辦第漕船南自六閘至大淤尖約程六百里北自龍王廟挽出中河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寫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雙金閘約程三百里較現行裏揚中河運道共計遠至六百餘里除北岸自潮河至鹽河漕船經行尙無窒礙外南岸六閘以內河道經歷興化鹽城阜寧三縣其間湖蕩支河水面相連寬自數十丈至數千丈水深二三尺至七八尺兩面民田堰埂高一二三尺至七八尺竝有平水入水之處水淺之處不敷浮送漕船埂堰低窄亦恐難通緯挽等語臣查北潮河原由灌河口入海今導之南入黃河則灌河口之流必須堵閉來源旣旺不易施工而射陽湖爲下河各州縣溝河湖蕩歸宿之區除天妃石礎等閘宣洩入海

外其東岸支河汊港分流歸海之路甚多每逢山盱啓壩減水入海下河田地尙且無不被淹今欲導該湖北入黃河則東岸分流必須一律堵閉所有行漕河道雖以湖水去路較少擡蓄較高可以不致淺澀而山陽寶應興化鹽城阜寧等縣田地恐已不免被災況該河兩面民田埂堰高者十之二三其一二三尺竝平水入水者十之七八其中尙有湖蕩間隔雖欲增高培厚亦屬難以施工況六百里之長斷無如許錢糧辦理一經水勢蓄高或值山盱壩水下注則兩面埂堰盡入水中漕船經行緯挽無路是改射陽

湖爲河口旣不免于病民抑且不能利運其事斷不可行道光六年八月琦善等奏竊臣潘錫恩前在淮揚道任內籌議屛水通船之法擬于裏河頭壩迤東堅築攔水大壩一道再將臨黃之鉗口壩改建草閘一座內可容船一千餘號安設水車將清水屛入內塘俟內水高于黃水一尺卽行啓開放船以全漕四千餘號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共估需銀七八萬兩臣琦善當經奏明于盤壩漕糧竣事後將加運銅鉛調集數起如法試行旋據前護淮揚道富爾錦稟稱據外南河同知萬承紀具稟估建草閘除動用存

工正料九十二堆七分零無庸另請錢糧外實計挑河築壩購辦木值雜料需銀一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其車溝等工上次估需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係備住泊漕船千號而設今既止以銅船試行自應從省覈辦以節錢糧查西岸蓋黃壩以上灘面寬闊宜圈築水櫃車戽黃水以高就下先使澄清再爲啓堰宜放入河較之車戽清水由下而上實屬事半功倍共計挑溝築櫃及禦黃二壩新舊兩河應築攔水土壩減省銀三千六百二十餘兩又打造水車及車水夫工銀五千九百餘兩等情當卽發銀興辦于六月

初十日一律辦竣其加運兩起銅鉛亦經臣琦善先期飭調于七月初間全行齊集時因立秋以後黃水續長四尺一經戽水開壩恐有倒灌之虞是以稍爲守待茲于七月廿三日順黃壩存水三丈五尺七寸計高清水二尺三寸經臣潘錫恩督同外南廳營各官連夜加車添戽水方于二十四日寅時啓壩初啓之時內水高于外水一尺有餘跌掣甚迅自卯至巳已將滇員孫琚黃中位二員領運甲申年加運兩起銅船三十九隻並黔員文如筠宋璵惠體義徐光生四員領運丙戌年四起京鉛業將鉛筋起卸之空船

四十七隻共八十六隻全數渡黃北上毫無阻滯卽于未刻堵閉攔堰臣等伏思立法貴可常行而作事期于有備自來通漕之法惟以河運爲良規而當河流漲滿禦黃壩不開漕船卽因之中隔可見事無一勞永逸不可不籌備有方如盤運海運諸法皆以濟河運之窮在盤運事較著實而糜帑病丁難于爲繼海運行走甚爲迅速而遠涉重洋未可處常若屛水通船一法事屬創舉論者咸謂水無來源難期得力今以銅鉛船隻如法試行竟能將清水擡高一尺有餘抵禦黃流不過三兩時間已將八十餘船全行竣

寶應運河
渡竝無黃水涓滴內灌而覈計經費共止銀二萬五千餘兩此直較盤運爲省事而視海運爲易行此項銅鉛喫水四五尺與漕船不相上下臣等審度情形設使內塘寬大水勢充盈雖不能濟渡全漕而萬一當時迫勢艱卽以尾後二三十幫藉資浮送較與借黃濟運所勝實多現已定開王營減壩將河底挑挖寬深使黃河落低清水暢出冀復河運舊規原可無事他圖但河性靡常實難保其一勞永逸旣經屛水通船試行有效似可于海運之外存此一法以期有備無患

又片奏屛水通船之事係由萬承紀始爲道此議按屛水之法卽宋人車畝助運之法

光七年三月琦善等奏前于本月初一二日渡黃四百三十四隻旋因黃水倒漾復閉禦壩原冀黃水卽日落低仍卽趕緊啓壩放船乃初九日以後又續長六寸連前共長水四尺六寸除長落相抵計消水九寸仍係黃高于清禦壩急切難啓臣等督同道將等豫爲商酌用倒塘灌注之法變通辦理先將臨黃圈堰澆築穩實以能抵禦黃水爲度啓通禦壩將幫船提進塘內挨次排泊復于禦壩以上澆築土攔壩一道使黃水不能灌進再將臨黃堰啓除浮送船隻又因清黃交匯處所淤有攔門沙埂水深不過二尺復

于臨黃堰外用柴圈做鉗壩一道逼溜刷深于十七日始得開放軍船毫無阻滯計塘内存船五百五十六隻至十八日戌刻已渡黃二百六十隻俟挽渡完竣仍當再依前法源源倒塘倘過此桃汛新河漸次掣通黃水得以落低則河口照常放船固爲萬幸設或黃水未卽落低或倒塘之法臨時又有窒礙臣等擬將在後幫船全數提齊一面先將運口上下各壩盤裹穩實補還禦黃正壩竝擇要添築草壩層層鉗束引黃通運昕夕催趲連檣打放一俟軍船過竣卽迅閉禦黃壩使清水刷滌運河不致大淤查道光五

年借黃濟運運河立致膠淺彼時因湖水涓滴不出黃水乘虛直入致成大患今則洪湖水患勢雖不能抵黃而尚可以注運運河有清水擎托較之全黃專灌其輕重究有區別臣等當察看水勢相度籌辦俾黃流操縱有制不任淤運淤湖而本年重運總期在大汛前掃數渡黃北上

按倒塘濟運非揚郡事以其為現行之法故詳載之

又按李紱穆堂初稟書總河齊公覆淮揚運河劄子後云大臣任事功不必獨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于國與民毅然為之而已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寬過齋校刊

命瀕行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水高于城甚屬危險紱因面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干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即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為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功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恩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于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紱旣遠赴粵西音問稀闊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畱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見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于情事未合豈其慮有未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已之見未忘以謀非已出遂寢而不用乎据稱自淮至揚運河縣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今历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

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東行盡于揚州其南爲江其北爲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岔河至瓜州以達于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于淮揚州地勢中高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竝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餘里皆漢唐以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曆十七年因湖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于淮而西岸仍因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築西土隄達于

窰灣開以束湖水

按高寶西岸有隄開康濟宏濟二月河已有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

隄非始創也

稍以河渠中流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

年本無之西隄有明創造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又据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等湖上下相連水勢一望無際若于河西另挑新河改築隄于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畚鍤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水則可挑以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桃汛未至而河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何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空

欲算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築哉又謂揚州府城西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邨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于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豈有別開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改則東岸之閘壩涵洞必皆棄廢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沔地衆水

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
雙社射陽大湖縱橫穿貫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
不過十餘萬兩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
膺河責庶幾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按李公此議
謂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自邵伯以北竝
行湖中未有漕渠且謂揚州之北水勢北流洞悉前
代運河與今形勢不同故載于篇末焉

揚州水道記卷四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